

## 公關·尺牘大全

公關·尺牘大全

黃熾雄博士著

黃熾雄著《公關·尺牘大全》

## 嘔噦和嘔穢



巴蜀譯人楊全紅通過郵箱，兩度說我在一篇短文中所引鳩摩羅什稱翻譯「有似嚼飯與人，非徒失味，乃嘔穢」也」有誤。不是「嘔穢」，而是「嘔噦」。於是有點慌神了，趕忙搖身一變，變作一條書蟲爬進了自己藏書堆，說什麼也要在裡面探究出個子丑寅卯來。

首先進入羅新璋編《翻譯論集》一九八四年版本。其中梁啓超《翻譯文學與佛典》一文所引是語，白紙黑字，分明是「嘔穢」。緊接梁文之後的《佛教的翻譯文學》一文，出自胡適的手筆。內中所引，黑字白紙，居然也是「嘔穢」。接下來，又爬入了陳福康著《中國譯學理論史稿》一九九二年版本。在《鳩摩羅什論西方辭體》一節中，紙白字黑，竟然也是「嘔穢」。三位學人絕非空穴來風，而是有憑有據。梁、胡所據是《梁高僧傳》卷二本傳，陳所據是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四《鳩摩羅什傳》。

我與楊君相識十五載，深知其非等閒之輩，如無十足的把握，他斷斷不會接二連三地敲打我。不得已，只好又爬進羅新璋編《翻譯論集》二〇〇九年修訂本。裡面有一篇新收集的論文《童受〈喻鬘論〉梵文殘本跋》，作者係大名鼎鼎的史學家陳寅恪。內中所引鳩摩羅什語，清清楚楚是「嘔噦」。引文前有「按《高僧傳》二鳩摩羅什傳云」一語。緊接着再進入香港理工大學朱志瑜、香港科技大學朱曉農著《中國佛籍譯論選輯評註》一書，所引羅什語，明明白白是「嘔噦」，出處源於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第十四·鳩摩羅什傳頁五三三至五三五」。

意猶未盡的小書蟲又一頭鑽進《辭海》，發現「嘔」字條註釋有二，一曰呃逆，打呃；一曰嘔吐。如《正字通·口部》：「方書謂物有無聲曰吐，有聲無物曰嘔，有物有聲曰嘔。」據此，似可得出結論：鳩摩羅什所云，應該是「嘔噦」，而非「嘔穢」。由是迅速通過郵箱回覆楊君：

先生將「嘔穢」糾正為「嘔噦」，了不得！表明你的研究做得深，實在是後生可畏啊！「嘔穢」二字，究竟是某群古人的杜撰，還是些許近人的筆誤？看來前者的可能性大，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，梁胡陳等人治學一向天衣無縫，無可挑剔。說句玩笑話，當年要是吳敬梓知道了這檔子事，說不定會在《儒林外史》中添上一章，將那些好杜撰的前人挖苦一番的。原因是他對這個字眼太熟悉了。君不見，《儒林外史》第六回有句云：「口裡作噦心，嘔出許多清痰來。」楊憲益戴乃迭伉儷像玩魔術一樣，將這十二個方塊字倒騰為三個番邦詞 retched and vomited。回譯過來，便是嘔了又嘔，亦即嘔也嘔也！什麼口不口，什麼心不心，什麼痰不痰，通通去一邊吧！只要將這個「嘔」字傳達給異邦友人即可。原來這就是翻譯！

楊全紅，六〇後，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，四川外語學院教授是也，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。

事實上，對於歐陽修，隨州乃其情感上始終無法忘懷之記憶。誠如斯言：隨雖陋，非予鄉。予之長也。豈能忘情於隨哉！

在歐陽修的著述中，或者稍後的記憶力

乃至踏入仕途的起點。而從時間上算，幾乎

歐陽修的青年時代，包括其童年、少年時代，

全部是在隨州溫水之間度過的。故鄉之愛，無聊

。不過，在歐陽修對隨州的記憶裡，似乎就只有

鄙陋。鄙陋不是就風俗物產而言，儘管歐陽修也會

。

那句話：隨陋，非予鄉。予之長也。豈能忘情於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